



高颜值妹子 打出泰拳冠军

17岁时叶卡特琳娜开始练习泰拳，最初她并不为人看好，认为她只是一个花瓶，并送其外号“芭比娃娃”！但是，叶卡特琳娜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出了冠军称号，摘除了“芭比娃娃”蔑称。



法国外长之子赌场诈骗 遭美国通缉

法国外长法比尤斯（左图）的儿子汤姆在美国赌场时开出来自3家不同银行、金额10万至100万美元不等的空头支票，换取约值350万美元的现金和筹码。美国内华达州法院已控告汤姆3项刑事诈骗及3项盗窃罪，对其发出拘捕令。这意味着只要汤姆一踏足美国便会被捕。



法国前总统萨科齐 疑卷入毒品走私案

法国前总统尼古拉斯·萨科齐被卷入一起涉案金额达3500万英镑(约合人民币3.4亿元)的可卡因走私丑闻，一名法官要求对萨科齐本人的两部手机进行调查。



摄影师拍下 猫头鹰飞起瞬间

芬兰摄影师Jani Yikangas拍到一只正好飞起的猫头鹰，它收着翅膀，瞪着大眼睛，那表情好像在说“看什么看啊！没见过人家飞啊！”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“娘乳名叫四妮，结婚后叫福春家里的，有孩子之后叫来顺他娘，当家属工时叫老张媳妇。结婚登记临时起名叫姜淑梅，那是娘的名字在公共场合第一次使用。”黑龙江作家艾苓曾这样写她的文盲母亲。如今，这个叫姜淑梅的母亲，出了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《苦菜花，甘蔗芽》《长脖子女人》三本书，有了一批“姜丝”。她今年78岁，山东巨野人，1960年逃荒到东北生活至今。10月30日、31日，本报记者到黑龙江绥化市专访了她。

姜淑梅：用“山东话”讲精彩故事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“你们来得太晚了”

这是一次迟到的采访，也是一次轻松的采访。严格说，不叫采访，就是聊天，听老人家讲故事。姜淑梅一头银发，乡音不改，笑声朗朗，幽默风趣。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俺是一个没念过书的人，大侄子啊，咱娘俩说话，就得用家乡话，你要是文绉绉的，我就答不上来了。再一个，我说，不一定能说到点上。俺这个人直爽，不像有人说话嘴巧。济南一个电视台来的时候，一见了老乡，我就说你们咋才来呀？进门就干仗了。这不是？他们说，哎呀那是山东隔得远啊。我说，你那是借口，人家香港凤凰卫视都来了，比你远啊。哈哈哈哈哈。这话我是不该说的，把人家济南的人吓着了。我说我见了老乡觉得格外亲。”老太太盯着我，眼睛湿润了。

姜淑梅的女儿艾苓插话说：“我娘啊，好像离家在外好多年没见着家里的小女孩似的”我赶忙说，我们来得更晚了。姜淑梅说：“不晚不晚，啥都不晚。人家说我是熟透了”的辣椒，到老了咋还红了。爱咋说咋说，我就是写着玩儿，说这说那，你听着就是。有人说我别累着，我玩儿，还能累着？活到现在，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是绝对不干了。”

姜淑梅记忆力真是惊人，说起往事，人名、地名张口就来，毫不含糊，有头有尾，绘神绘色，真是一个天生讲故事的人。“大侄子啊，俺这茬人啊，咋说呢……”姜淑梅拍着“大侄子”的肩膀，锁着眉头。我这个“大侄子”眼睛也湿润了。

“爹教我两句话，我用了一辈子”

姜淑梅的爹姜清是个传奇人物，他第一个在村里办起小学，自己拿钱钉桌子凳子，免费教书。小学办了好几年，就被村民选为区长，后来又当选为巨野县五区区长。因为区长当得好，老百姓凑钱请了个戏班子，在姜淑梅家门前唱了四夜戏。

日本侵占山东之后，姜清便回乡务农，后被日本鬼子逼着到县里去写写算算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贴出布告，要枪毙他。“老百姓三四百人，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，四外八乡的，还有俺百时屯的，有的在病床上躺着，也叫儿子用车子推着去，去保俺爹。区长说，看来姜清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，要不是这样，就是他儿子磕头请也请不来那么多人。他说，自己说了也不算，得往省里打电报，电报回来了，就放了。”姜淑梅说，“俺爹从监牢里出来，都以为他瘦成猴了，谁想，他白白胖胖的，在里里搭的。我爹是个心大的人，啥事不往心里去，死都不怕。”

“我爹教我两句话，我用了一辈子。一句是，人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向困难低头，要多动脑筋，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。我说，那要想不出办法来咋办？他说，想不出办法来，你也别着急，该咋着咋着。你着急也没用呀。还有一句，不可挽回的事儿，别老去想它。我说，什么叫不可挽回的事儿？说话时正吃饭呢，你说，你看着我端着的这个碗挺好看吧，我没小心，摔碎了，你再上火，再着急，它也长不上了。这就叫不可挽回的事儿。俺爹的话，这辈子，都用上了。”

姜清靠着好人缘平安度过各种运动，晚年在黑龙江通北林业局三儿子家度过。1982年去世。

按巨野习俗，父母去世后（母亲去世在巨野）儿女要给他们合骨。1996年，农历八月十三那天，姜淑梅两口就坐着三儿子的客货两用车拉着父亲遗骨从安达回巨野。那晚上八点四十，车到秦皇岛附近迎面撞上一辆卡车，丈夫遇难，姜淑梅几近崩溃。

“老伴身体很棒，他在车前面坐着，说没就没了。虚岁才六十一呀。我着急啊，上火啊。那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爹的话来，人死了，不可挽回啊，想想心里就透亮亮了。”姜淑梅说。

“那阵风，对俺也是有恩的”

回忆起做闺女的时候，姜淑梅一脸幸福：“秋收没事了，在家门口场院里凑着月亮纺棉



姜淑梅热情接待来自山东老家的记者。

花，一群姑娘叽叽喳喳，连说笑话讲故事，感觉没一会儿就天亮了。”

姜淑梅的婆家，离她家18里地。姜淑梅记得很清楚：“那一天是1954年农历五月十五，俺娘说，明天你就结婚了，到人家你得听公公婆婆的话，许公公婆婆一千个不对，一万个不对，不许你一个不对。”

如果没有遭遇家道中落，姜淑梅不可能嫁给现在的丈夫。她心目中的好男人是父亲那样识文断字的儒雅之士，是大哥那样能文能武、高大威猛的男人，他大哥是黄埔军校学员，后来在潍县（今潍坊市）负责铁路保护。“老伴跟我哪个哥哥都比不上。”姜淑梅说，公公婆婆和自己的父母也不一样，“俺家人都文静，他家不是那样的。”

婚后姜淑梅生了个儿子。饥饿开始了，儿子饿得半死不活，姜淑梅自己饿得眼前蒙蒙眈眈。小时候妹妹趁乱出去偷东西，姜淑梅还不齿，这时候快饿死了，她自己也和邻居出去偷。丈夫在东北工作，孤儿寡母，一天天熬着。

那是1960年，“儿子小脸焦黄，耷拉着头，嘴唇干又白。两顿饭没点干粮，吃什么呢，左看右看，看见桌子上有干榆树皮，还有一个枕头里头的谷瘪子，已经十多年了。俺赶紧把榆树皮剪碎，和谷瘪子一起磨成面，做了六个饼子。俺咬一口饼子，一嚼满嘴糠，一股脑油味儿就往外漾，想吐。”当年的姜淑梅委屈地哭了，现在是笑着说从前。

叔伯嫂子听见她哭，回家拿来三斤多野菜糠面。“这糠面里面掺了点高粱面和黄豆面，星星点点的。心急火燎俺做了五个小贴饼，一掀锅就闻到了粮食的香味儿，四十多天没碰粮食，那粮食味儿咋这么香啊，俺使劲往鼻子里吸。这个叔伯嫂子现在还活着，俺感念她一辈子。”

救济只能一时，还是天天饿，姜淑梅没法，就抱着儿子到18里外的娘家去，“一早起来俺娘俩就走了，儿子走不动，俺抱起儿子，腿发软眼前发黑，看不见道，就和儿子在地上躺一会儿，看清道了再站起来往前挪，走到下午了，才走出11里地到了任桥，离娘家还有7里地，一步也走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东北边天红了，好像连风带雨过来了。俺想，这下子完了，好好的道俺都走不动，要是下雨，俺就抱着儿子跳河。没成想，大风来了，没雨。俺抱起孩子来身子飘起来，道也看清了，7里地就歇了三次，大风把俺送到了娘家。一进门，俺就背着墙哭，不敢看俺娘。”

今年，姜淑梅格外忙，回巨野就四次，比如参加菏泽市的“春晚”，参加感动菏泽十大人物颁奖会、拍央视纪录片等等，她每次回来都要到巨野县的任桥上去烧香祭奠。“就是在任桥上，一阵风，把俺吹醒了，眼看清道了。回了娘家。大侄子啊，不怕你说迷信，俺摆供品，放什么就是不放鱼，我寻思，大概是鱼仙报告了老天爷，救了俺娘俩。小时候，俺娘就给俺说，别忘了人家的恩，丁点恩也不能忘。

那阵风，对俺也是有恩的。人家谢天谢地，俺谢风。没那阵风，咱娘俩就见不着了。”

“借人的钱，我不会忘”

1960年的4月，丈夫了解到家里的惨状，赶紧从黑龙江回到家里，带上姜淑梅娘俩走了三天两夜，到了哈尔滨，又辗转去安达一家小砖厂安顿下来。

邻居也都是逃荒者，家属宿舍十三个孩子都出疹子，死了十二个，就姜淑梅的儿子活下来。河南来的老干家在老家饿死一个孩子，以为逃到东北就安全了，没想到女儿出疹子死了。“老婆哭得昏天黑地，男人说，别哭了，跑慢了被狼撵上，跑快了撵上狼，这就命！”

姜淑梅家和另外两户合住在家属院一个窝棚里，男人们出去干活，窝棚里就剩下女人和孩子。外面天寒地冻，屋里炕上没席，一把柴火都没有，邻居两个女人坐地上嗷嗷哭。姜淑梅想起了她爹说的话，对邻居说，“别哭了，出去找柴火。”

外面的雪一把一把地把野地下平了，三个妇女看到一个雪堆，扒拉扒拉里边是草，喜出望外地背回窝棚。草刚背到家，人家就找上门来，“没办法，又给人背回去了。”三个女人再次出门，每人腰里扎根绳子，手里拿把镰刀，路上两个女人又愁哭了，姜淑梅说：“咱不能哭，咱们唱！不会唱，就瞎唱，三个女人就带着哭腔唱着豫剧、京剧、沂蒙小调，风刮得脸生疼，走了四五里地，遇到一个芦苇塘，这下好了，打了苇子往家背，背上一大捆苇子路上不敢停，怕放下就再也背不起来了。”

闯关东有口饭吃了，老家人还饿着呢。姜淑梅家里成了车马店。先是公公、婆婆、小叔子等5口人从巨野来了，然后是瓜蔓子亲戚、朋友来了，最多的时候，姜淑梅家有20多口人。粮食一买就是一大马车。“幸亏老伴那年上山干了一冬挣了点钱。”姜淑梅说，“大炕上，躺一溜脑袋，炕上盛不下了，在屋当门里打地铺。”姜淑梅脾气好，从前跟她有过节的亲属，她都不嫌弃，一样对待。姜淑梅的大女婿李永久说：“我岳母的胸怀很宽，包容性很强。”

丈夫去世后，借出去的钱，都打水漂了，但借别人的钱，姜淑梅一笔一笔都还了。她说：“我好忘事，可是借人的钱，我不会忘。老伴死了，该还的都还了。有一天，猛不丁地钻出两个饭店的人说，老伴欠了钱。没有欠条啊。但我想，老伴不欠人家的钱，人家不会上咱门上要啊。没有欠条，好在钱也不多，我也还了。”

“写人们不知道的事儿”

老伴车祸身亡后，女儿艾苓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。姜淑梅回忆说：“我不让告诉女儿，

对她说有啥用啊，人都死了。不让女儿回来，等过年放假时，回来哭一场，就行了。可是，艾苓有个同事跟她说了，我听说她哭了两天两宿，说谁也劝不住，她还惦记我啊，爹死了，娘也在车上，是啥样啊？我心酸了，我寻思啊，好容易去上学了，这不耽误事嘛，我就去看她。”姜淑梅心里恍惚着，竟然把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地址忘家里了，到了北京有好心人引路，才找到了女儿。她去听了一堂课。

“这次课，我咋去的？文学院是作家去深造的地儿嘛，书商就在那里去，看谁写得好，就把书买回去。书商就跟作家们在宿舍里唠嗑，艾苓说，娘，他们说的话，你也听不懂，咱们出去玩吧。我说我听不懂，但我有听懂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想把文章写好，就得写人们不知道的事儿，世上少有的事儿。这样写出来，有人就喜欢。写人们都知道的事儿，平平常常的事儿，有啥用？这句话我记心里了。我心想，我这次来，我能给闺女带篇文章不？我上哪找稀奇的事儿去？我想啊想啊，我找着了，像我这一头白头发，我跟着他们年轻人上堂课，这是少有的事儿吧？我跟闺女说了自己的想法，那几天，我闺女的脸能挤出水来，一直不开睛。一听我是要去上课，她‘扑哧’笑了，说你小学都没念过，你跟俺上一堂课，我就不紧张嘛。我说我紧张我也去，你跟你的老师说一说，叫我去，我就去。不叫我去，我就不去。我就是要给闺女带篇文章，我女儿就写我听书，文章叫《白发母亲》，还中奖了呢。”

姜淑梅听的唯一一次课，是著名作家、编剧苏叔阳的《电影·文学·人生》，她记住了写文章要写细节。“我记得苏叔阳的一个表情，很微妙，她娘坐在我前面第一排，苏叔阳眼睛向下扫时，扫到我娘，愣了一下。怎么还会有跟自己头发一样白的人呢（苏叔阳也满头白发）。我娘有个动作，一只大手向后罩着自己的白头发，坐在人群黑发人中间，她不自在。听着听着，就把手拿下来，听进去了。”艾苓回忆。

其实，艾苓1991年写的《紫藤架装不下》获金陵月散文征文大奖赛一等奖，就是姜淑梅讲的故事。姜淑梅说：“俺闺女获了奖，我走路都轻快啊。”

1999年，艾苓出了第一本书《领着自己回家》，让母亲给签个名，姜淑梅想了一晚上，写了四句话：“根是苦菜花，发出甘蔗芽；本是乌鸦娘，抱出金凤凰。”女儿写了东西，爱讲给她听，她对女儿评价最高的就俩字：“有劲”，只要是她看着“有劲”的文章，都有很好的反响。女儿说：“我娘看得很准。”

女儿鼓励当娘的写东西，娘一直下不了决心，有媒体说，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老太太看了莫言的书后，才开始写作，其实那是附会的。老太太有点“活心”要写，是在莫言获奖前的2012年4月。后来，她看了莫言的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蛙》，还有半本《红高粱》。看完之后姜淑梅说，这个我也能写。女儿艾苓鼓励她，于是一发而不可收。

她不舍得用干净纸，用的都是废纸的背面，有时甚至是包装盒。她不用惯书桌，就抱着个空果箱子，把空果箱放在腿上写，现在抱着沙发枕垫写，上面铺上枕巾。采访中，我也照着姜淑梅的样子，抱着沙发垫，坐在沙发上写了几个字，还挺舒服的。

姜淑梅开心地笑着说：“大侄子啊，我一直到现在，写的这些故事，都是你们年轻人不知道的事儿，六十多岁的，还能沾点边的事儿。那个挨饿的感觉啊，我写了半个多月，写着写着，就掉泪。我是不爱哭的人。不写出来，我难受啊。”

搜集故事叫“上货”

老太太写出一篇来，艾苓就给敲到电脑上。艾苓说：“她不会写的字，就空着。我工工整整写在一个软皮本里，那个本子慢慢成了她的生字本，她经常翻开反复辨认，页角早就打卷了。她不会用标点符号。我教过她，她说记不住。看了莫言的几部小说，她写的东西有了标点，只使用三种标点符号：问号、句号、实心点。”

不修饰，原汁原味，艾苓整理出一篇，就贴到她的博客上，作家朋友都说好，有个叫马国兴的作家，把文章推荐给了《读库》，结果读者非常喜欢，于是出了书。姜淑梅说：“哪承想，俺这乌鸦娘老了老了，还变成俊鸟了

呢。”

老人家说，写第一本书啊，没有经验。“我一开始写，都用的真名真姓，后来出书了，觉得不对呀，有些人很坏，但是他的后人还在啊，后人看了不舒服啊。现在写啊，我写到不好的人，我就多个心眼儿，给换个名字，别伤害了人家孩子。”善良的老人，朴实的老人，真实的老人。

成名了，但是没有一点儿文人的酸溜溜，姜淑梅说：“我现在啊，跟着领头往前走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人家问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走过去就忘了，不像以前。以前我那些事都记得多清楚啊。现在啊，谁给我讲故事，讲个长的，我记一半，讲个短的，我就记不住了。俺娘记性好，她没有名啊，叫姜冯氏，个子很高。不是俺娘会讲故事，她讲的是亲身经历，还有是我的亲身经历，这是第一本书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。”

《长脖子女人》中的传说，是听好多人说的，《吃长虫》是姜淑梅11岁流落在济南的时候，听博山人说的。博山人卷烟卖，姜淑梅天天给他封烟（沾烟卷），他就给她讲故事。女儿艾苓说：“故事说的是，后娘害孩子，给孩子吃了活长虫，好心人做好菜煮，把长虫馋出来，这有魔幻故事色彩。咱们一讲，就太文了，而我娘一讲，全是大白话，没有‘但是’、‘然而’、‘也许’啊这些连词。”

姜淑梅现在有意地搜集故事，她的故事，来自四面八方，女婿给专门买了一个录音笔。她每天去跟着做操、跳舞。问隙里，就央求别人讲故事。“比如，《貔貅精》，是我同事的爸爸讲的，我娘啊，入迷了，上个诊所，修个牙，都有故事。有一次出去吃个晚饭，喝粥的时候，我看我娘一眼，娘看我一眼，就知道跟谁要故事了。”

姜淑梅说：“大侄子啊，坐在火车上，我就看着哪一个人聪明会说，他就有故事。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有的人会讲，有的人不会讲。一百个人里，也就有两个人会讲。看着岁数大不行，有人岁数大，但不会讲。”

给仨儿子出两道题

出书了，出名了。姜淑梅上了央视的“新闻联播”。艾苓所在的绥化学院，邀请姜淑梅去讲座。姜淑梅一口山东话。有学生问：“奶奶，你到东北50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说山东话呢？”姜淑梅说：“我23岁来东北，但不想学东北话，我说东北话，我就找不到山东老乡了。”就这么倔的老太太。

有一年过节，三个儿子围坐在她身边。姜淑梅考三个儿子，出了两道题，第一道题是：“人啥时候有劲儿？”这个说吃饱了有劲儿，那个说，胖了有劲儿，还有一个说锻炼了有劲儿。她说：“都对不对，人穷了最有劲儿。”姜淑梅说，穷了，就想变，变就有劲儿，当年她逃荒到东北，就一个信念：累死东北，不穷死东北。

第二个问题：“娘最不爱吃什么？”三个儿子争着说，都没说对。当娘的说：“儿啊，你娘最不喜欢吃气啊。有人气你，你就化解啊，病从气上得，你不吃气，就不生病。不怕起步晚，就怕寿命短啊。”

“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一拧打就是一天啊。”姜淑梅说。这个“拧打”，真传神！艾苓说：“我娘有个口头禅，等我老了的时候，如何如何？她一直不觉得自己老，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，一做能做三五十个。”

姜淑梅说，老人家说：“到家里来，我要包饺子你吃。”我怕麻烦老人家，就躲到宾馆里写，老人就让艾苓短信、微信催我，我不好意思。一进门，老人家都做好了四个菜，亲手包的韭菜鸡蛋水饺。

老人家说：“艾苓，拿大碗，我要跟你哥喝酒！”

端起酒碗，我心头一热，眼圈湿了。我仿佛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。

老太太吃水饺，都蘸到酒碗里：“我还纳闷呢，今天的饺子怎么不对味呢。哈哈。高兴得我啊，糊涂了。”